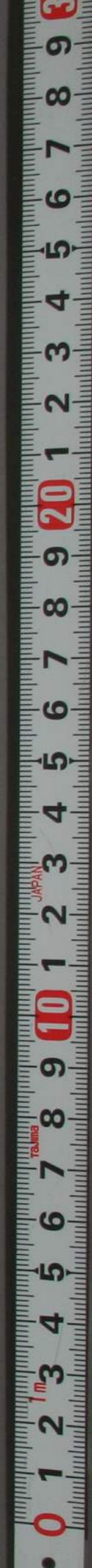


公羊傳鈔一卷



特 別
^20
623
1



623
1-6

乾隆五十三年訂

和陽高梅亭集評

公羊傳鈔

廣郡永邑培
元堂揚藏板



公羊子名高齊人與穀梁同受春秋於子
夏而各為之傳者也高傳其子平初係口
授閱五世至漢景帝時齊人胡毋生趙人
董仲舒並治公羊春秋胡著於竹帛董見
於圖讖始置公羊博士故春秋之學穀梁
左氏晚出而公羊得早立於學官其為傳
也經所有者依文立義所無者則不言体
近訓詁法同穀梁與左氏或先經起事或

公羊鈔序

後經終義者不侔矣前人荀氏崧稱其辭
義清俊斷決明審近世俞桐川稱其論一
事具數十事之理立一言盡數十言之旨
可謂得其歸趣至其中醇疵參半是非失
當或比附日月曲生條例每多不可通處
左穀西傳亦有之不獨公羊大抵左氏是
史學記事最詳公與穀是經學考義較備
然事案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依傳考

經以經別傳疑信從違間惟在學者慎加
裁擇而已若夫事跡之互異名地之錯殊
與左穀不相合者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
傳聞異辭也公羊子不既自言之與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上浣和陽高塘



何邵公公羊傳註序名休漢人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賞善罰惡之書乃上

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闕貴感故曰行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

春秋者非一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中鄒氏無師夾氏無書是

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

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據亂世之史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此

指公羊傳說非常異義者即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讐而滅紀僖

元年寔與齊桓專封是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一年邾婁叔

術妻媵而春秋善之是也說者疑惑莊彭祖頹安樂之徒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

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此師謂胡

羊氏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羣經之義隨經自合而顏氏之

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為義猶賊以無為有公羊經傳本無以周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

羊說及莊頹之徒以周王甚可閔笑者欲存公羊者閔其愚闇不為天囚故曰以無為有

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古學公羊漢世

乃興故謂今學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是也治古學者即鄭眾賈逵之徒至使賈逵

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賈逵者即漢章帝時衛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頹之徒

說義不凡故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與左氏矣鄭眾亦作長

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先師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

也戴宏作解疑論而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故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為一創又云

援引也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為一創今此世之餘事斯豈非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

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守公羊之文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即戴宏解疑論之流敗績者爭義似

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頑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即不免敗績余竊悲之久矣往者

畧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胡毋生本以公羊經傳授董氏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

何氏作墨守以拒敵長義以強義為廢疾以難設梁造膏育以短左氏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育穀梁廢疾尊公羊也後鄭康

成鍼膏育發墨守起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何氏自言已隱括廢疾自是左氏大興

公羊傳鈔目錄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子益師卒

紀履緌來逆女

葬宋穆公

初獻六羽

秋七月

滕侯卒

鄭伯使宛來歸柩

取郟取防

壬辰公薨

桓公

鄭伯以璧假許田

宋督弑君及大夫孔父

明治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九
文求堂 藏書

春正月己卯烝

莊公

紀侯大去其國

公及齊人狩于郚

公侵宋

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子結遂及齊宋盟

齊人伐山戎

公子牙卒

閔公

齊仲孫來

齊高子來盟

僖公

齊師救邢

虞晉滅夏陽

召陵之盟

葵邱之盟

賈石六鷁退飛

卜郊不從猶三望

文公

毛伯求金

世室屋壞

晉納接菑弗克

公四不視朔

宣公

郊牛傷

趙盾弒君

楚敗晉于郟

宋及楚平

初稅畝

成公

鍾離之會

襄公

溴梁之盟

吳札來聘

昭公

葬許悼公

曹鄆奔宋

齊侯唁公于野井

定公

不書正月

吳入郢

盜竊寶玉大弓

墮郟墮費

哀公

陳乞弒君

西狩獲麟

計文四十九篇

附何註原序

首從經文疏解
理最的義最大

中從不言即位
開出議論隱將
平國而反之桓
心事極曲文筆
亦曲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逐字疏解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

俞本改周字

王也魯以文王為周公所自出之帝故有此論然文未嘗有天下到底指周王為顛撲不破之說曷為先言王

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王受命制正

乎公之意公將平安定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

而卑隱公繼室聲子所生桓公後夫人仲子所生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皆非惠公

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是時公子非一恐諸大夫另立且

元妃非的然有尊卑之分者故微而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叛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



後從隱桓揭出
立嗣大義論隱
桓則不允言禮
制則不易

公羊傳

繳明篇意

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

後為賢字尊卑字疏解大義煌煌

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

以貴母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母貴則子何以貴子

以母貴如子為王子而正母以子貴如同為妾媵而子得

俞桐川曰元年者何下解經所有不言即位下解經所無桓

貴隱卑亦當時附會之說但將隱公愛桓說得深切則桓公篡

弑之罪益無所逃出之者正所以入之也隱實非卑桓實非貴

然以貴以長母貴子貴之說實古今立嗣大法又不專論隱桓

也

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也大一統一語大義炳如日星

蓋春秋之作率天下以尊周室正月繫王示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揚升菴曰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當時諸侯如蜂房蟻穴不

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於隱歟仲子非夫人桓公非

嫡子篇中所論誠未允矣然意主褒隱遂繆崇桓而中間發明

隱公心事特曲折深透至前揭尊王之義後論立嗣之法尤為

千古不刊

公羊傳

一卷 元年春王正月二

公子益師卒

隱公元年

何以不日。據臧孫辰書曰遠也。孔子所不見所見異辭。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異辭。

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異辭。謂隱桓莊閔僖高祖魯祖時事也

春秋是魯史舊文。或曰或不日有詳畧而無褒貶。聖人因之。亦可損而不能益也。此說最得其旨。亦傳疑之意。疏云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蓋公子公孫皆生則姓之。受氏之常也。不必命于其君。至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故以王父字為氏。必請于君而後命之。此命氏之典也。古者天子賜姓。諸侯賜族。程時叔曰古者諸侯之卿大夫。

受命於天子。三命者氏。再命者名。隱桓之世。猶有無駭。暈挾。柔溺之徒。以名見者。僖文以後。諸侯專恣。無復請命。皆自賜氏。此可以觀世變矣。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隱公二年

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據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使。在成八年。婚禮不

稱主人。婦為主人。不欲自言。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

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母

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然則紀有母乎。曰有

以不稱使。有則何以不稱母。據非主人何。不。母不通也。禮。婦人無

不得達。故不得稱母。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據伯姬歸于。譏何譏

爾譏始不親迎也。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

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

無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况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

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

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

若人道之始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未

王教之端在塗稱婦在塗見夫服從辭公子入國稱夫人入

父母之辭也履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母國也婦人謂

則尊尊有臣子之辭嫁曰歸婦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禮男之將取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俞桐川曰數語耳乾坤咸恒之義備矣稱諸父兄乾道也毋不

通坤道也譏不親迎咸道也謂嫁曰歸恒道也

婦人命不得通于隣國若言卿自來非君所命故此不言使其

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

癸未葬宋繆公

隱公三年

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經書癸未不及時而日渴葬也

及時言不及五不及時而日慢葬也慢簡易不能以時葬

月也渴猶急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隱痛也痛不

得以時葬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辭緩不能

日正也禮之正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繆公卒于八月以十二月

國與夷之事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名和宣曰以吾愛與夷

恐不得葬也不若愛女汝同言吾愛與夷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

宣公則不若愛女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

師勃馮勃繆公二子名馮後曰爾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以

遠絕之。與夷復也。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

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

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

爾。逐可知矣。○更○透○快○○欲使我反○吾立乎此攝也。○點明○○終致國乎與夷。○是

公莊公馮弒與夷。○施叙後事○○而迎馮于鄭而立之。故君子大居正。○大○議○○為正宋

之禍。宣公為之也。○殤公之弒在即位十年後傳發之于葬○○穆公書曰者特欲申明大居正之義耳。

俞桐川曰父死子繼萬世之經兄終弟及一時之權然廢子立

弟當出於至公而私不與焉。宣公舍與夷而立繆公與藝祖傳

太宗以及德昭同意太宗殺姪而不讓繆公讓姪而不終厚薄

不同而釀禍一也。公羊勘破宣公立弟之意。全是為子故叙三

君語一路深緊。直至攝也二字方始說破。而以大居正一語斷

之見。二君讓國名雖公而實則私也。老識深文。

謝立夫曰事與延陵季子為不類之類。季子不受而禍逮王僚。

繆公受之而禍及與夷。立子以嫡居正之道也。舍此無一可者。

左氏以宣公為知人。不如公羊之精確也。繆公逐其二子使

與夷得安然為君者。十一年矣。苟無華督莊公何由得行其弒。

則左氏謂宋宣公知人。良非過也。特是居正之義實可以杜爭

奪之漸。而為世法程。此文遂不可泯。

後論

先疏經文。提明諸公為後發議之根。

中間歷叙五等之制。重發公字。知春秋候國稱公。皆為僭越名分。秩然。

後追溯僭竊之始。知今之用六實起於前之用八也。推出一層作結。高絕。

初獻六羽 隱公五年

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
微詞。
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
伏後僭天子。
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
借勢發明。公字知魯之稱公。借也。
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
又借勢發明。三公知列國皆稱公。借也。
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于
漸入。
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
不言。
言也。

俞桐川曰。魯本以八佾祀羣公。此因仲子別宮而改用六。婦人

而止用羽其名似僭其實降也。下一初字謂僭亦可謂降亦可。直隱皆在其中結尾探得深旨。因僭諸公忽從三公發議文。瀾奇潤。

秋七月

隱公六年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胡康侯曰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俞桐川云乾統四德聖人乘六御天即是此義。

春首正月夏首四月秋首七月冬首十一月雖無事而書首月。

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至○春○為○一○歲○之○首○王○所○頒○之○正○朔○而○多○一○王○字○耳○或○不○書○者○簡○脫○之○

滕侯卒

隱公七年

何以不名

据蔡侯考父卒名在後八年

微國也

小國故

微國則其稱侯何

据大國稱

侯小國稱伯子男

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

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美微者亦稱人

惡不嫌同辭

若繼體君亦稱即位繼弒君亦稱即位

左傳曰不書名未同盟也公羊曰何以不名微國也皆非經旨家則堂曰不名不葬諸說不同愚謂不名史失其名也不葬魯不往會史佚其諡是以失書不容鑿為之說此為得之後二語解經例却甚圓通故自可存

鄭伯使宛來歸祊隱公八年

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者何鄭之微者也祊今山東費縣治者何鄭湯沐之邑也
 天子有事祭祀之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從往助祭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魯之許在王畿之內近于鄭鄭之祊在泰山之下近于魯是時王政不修天子無復巡狩之典諸侯亦廢朝覲之事鄭莊公欲以祊易許各以相近者為利故先使宛來歸之也夫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

先公所受豈可私相易者。鄭歸之魯入之厥罪維均。桓公元年垂之會。鄭伯以璧假許田。則又不啻魯歸之而鄭入之矣。彼此懷利交易。是皆有無君無親之心。春秋所惡也。儲同人云。此與假許田篇俱典核不可少。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隱公十年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

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義精。例詳。

俞桐川曰。錄內畧外。乃正已治人之理。已無大惡。方可治人之大惡。已有小惡。不能治人之小惡。故內不書大惡。外不書小惡。註疏言之甚明。不止為親者諱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隱公十一年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

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

不復讐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

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

劉原父曰君弒臣討賊猶父弒子復讐也賊不討讐不復則不

葬不葬則不除服寢苦枕戈所以明為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

事也其義未終故不敢以急葬也

俞桐川曰借隱公作例發揮討賊大義炳如日星

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元年

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為恭遜之辭使若暫

假借之辭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

之地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

朝宿之邑也曷為謂之許田今河南許州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

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

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程子曰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本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弒立故為會以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

之于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此終前鄭歸祊之事也。孔氏以為祊薄于許。加之。以璧。易取許。
 田。非假借之也。陳氏以為乃鄭伯自文之辭。即此傳為恭也之。
 意與情事亦合。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桓公二年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

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

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

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

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

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俞桐川曰。左氏於孔父為貶。公羊於孔父為褒。要之孔父之為人。也剛而不能恤民。直而不能容物。君臣相倚。禍亂以作。褒之

也。貶在其中矣。激烈悲壯。文有餘情。孔父仇牧。荀息三篇。體格相類。且觀其變化之妙。於仇牧曰。可謂不畏疆禦矣。於荀息曰。可謂不食其言矣。於孔父曰。可謂義形於色矣。三及之文。皆表其大夫。蓋必賢而後及之也。此更節短而氣堅。故獨錄此。

春正月己卯烝

桓公八年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薦尚非卯。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夏曰

禴。薦尚麥魚。始熟可禴。故曰禴。王制云。春薦韭。夏薦

黍。肫。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冬曰烝。薦尚稻雁。烝衆也。氣盛貌。冬

具。故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數也。去年十二月

今正月復作。亟則黷。黷則不敬。黷也。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

急急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四者。四時祭也。疏數

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裘葛者。御寒暑之美服。士有

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周禮四時祭名。春祠夏禘秋嘗冬烝。詩云。禘嘗烝嘗于公先王。是也。而春秋無禘祠者。蓋春秋中再書烝。一書嘗。兩書禘。皆為失禮。及有變故。乃書爾于祠。而二祭無他故。所以不書也。

周雖以建子為正。至于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此正月烝。則夏之仲冬。本不失時。書之以見夏五月又烝。為亟也。趙企明曰。禮有時。不時則失禮。禮有節。煩數則失節。烝冬事也。四時之祭。惟烝為甚。腆蓋非冬。則物不可得而備。今正月而烝。乃夏之仲冬。禮也。若五月之烝。夏之三月。物華而未實。禽獸孕育之際。安得物而備之。非暴殄天物不能也。聖人文起於此。而義在彼。故曰。為五月烝起也。

紀侯大去其國 莊公四年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齊遠祖。亨乎。周亨同烹。殺之。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馬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師喪亡其半。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襄公答卜者之辭。以死為吉。言復仇以死。敗為榮也。此段言庶人。不。得。私。相。復。仇。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若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雖百世號稱齊侯。今紀此。

前半從題內論

後半從題外推

○段○言○國○君○所○以○當○復○仇○之○故○。○無○罪○此○非○怒○與○怒遷怒言怒其○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

○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

○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

○說○音○悅○無○此○所○以○國○君○為○一○體○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

○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痛也○者○可○也

○俞○桐○川○曰○前○半○段○明○復○仇○之○大○義○後○半○段○社○復○仇○之○流○禍○波○瀾

○層○疊○曲○折○不○窮○。○齊○襄○荒○淫○不○道○禍○及○其○身○其○滅○紀○也○貪○之○也

○何○復○仇○之○為○且○襄○宮○有○讒○而○不○誅○國○有○賊○而○不○討○先○君○有○遺○姑

○姊○妹○而○躬○為○鳥○獸○之○行○又○何○有○于○九○世○之○仇○而○復○之○乎○為○此○說

○者○其○諸○借○齊○襄○以○愧○魯○莊○歟

○九○世○之○仇○遠○矣○而○齊○襄○亦○非○其○人○其○滅○紀○也○貪○其○地○也○不○得○以

○復○仇○之○義○予○之○而○文○華○頓○宕○曲○折○取○其○文○而○畧○其○說○可○也○儲○同

○人○云○此○國○君○復○仇○之○一○義○也○可○補○禮○經○之○缺

公及齊人狩于郟

莊公四年左傳作糕

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前此者

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馬譏于讐者將壹譏而已

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於讐者則曷為將壹譏

而已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

其餘從同同

俞桐川曰節節轉句句變輕圓鬆散柳絮翔空昌黎龍說獲麟

解本此同同者從其事之同者則同譏也

穀梁曰刺釋怨也公羊曰諱與讐狩也胡康侯曰父母之讐不

狩之所獲以供
乾豆較他事尤
重舉此例餘推
闡經義入微

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九族之讐。不同鄉黨。朋友之讐。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侯。不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且其事上主乎宗朝。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凡此皆所以教孝也。○公羊桓四年。公狩于郎。傳諸侯何為必狩。一曰乾。二曰賓客。三曰克君之庖。

公侵宋 莊公十年

曷為或言侵。或言伐。猶者曰侵。猶。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精者

曰伐。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戰不言伐。舉戰謂重。黎戰是也。合兵血刃曰戰。

圍不言戰。舉圍為重。楚子圍鄭。是也。以兵守城曰圍。入不言圍。舉入為重。晉侯入曹。執曹伯是也。得而不居曰圍。

滅不言入。舉滅為重。齊滅萊。是也。取其國曰滅。書其重者也。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

若論之

此舉傳之通例也。○劉原父曰。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侵淺事。伐精事也。胡康侯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繆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

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事以明輕重也正可參閱

信字領起

中叙事以曹子坦之劫托桓公之坦

公會齊侯盟于柯

莊公十三年

通算四十年立案

信字是骨

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

始字領

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

即左傳曹劇

進曰君之意何

如見莊公將會有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慚與齊為仇不能復也桓十

八年公薨于齊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是也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

臣將劫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

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齊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君不圖與圖計

好舍蓄

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魯欲復

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

曰君不當計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魯欲復

標劍而去之也。標、辟

要盟可犯。黃。語。精。采。煥。發。臣約其君曰要。疆見

要脅而盟。故曰可犯。而桓公不欺曹

子可讐。以臣劫君。罪可讐。

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

馬。再會于郟。同盟于幽。遂成霸功。

俞桐川曰左氏謂柯之盟始與齊平是修好也而公羊叙劫盟一事何相反歟長勺之役齊魯不睦至是齊得諸侯魯難獨立勉與之盟而心實不甘故劫盟要地迫以不得不從也桓公許之而不食言諸侯乃服則魯之詐適以成桓之信矣此公羊所以極美之也。史記叙毛遂定從從此脫胎。儲同人曰一從一去曹子手段做得辣公羊亦寫得辣。此千

古刺客之祖復讐反地一劍勝十萬之師曹子亦揣情度勢打筭得定知桓公之可以勢劫可以信要耳不然其不為荆軻也者幾希

眉詮曰昔人談此事者皆壯曹沫之一劫公羊獨褒一桓高出羣言。史記刺客則主沫公羊盟柯則主桓讀書須審其精神所注乃為善參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莊公十九年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
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
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
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程子曰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
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
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

胡康侯曰媵淺事也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

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夫人。失已與人，冠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辭，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制，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汪德輔曰：前漢馮奉世矯發兵擊破莎車，議封奉世。蕭望之曰：

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為後法。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襲斬郅支單于，軍還論功，匡衡等以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先儒謂奉世延壽湯矯制以成功，望之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今考朱子綱目，凡此類悉以矯制書之，豈非取法春秋譏公子結之遺意乎？

齊人伐山戎 莊公三十年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山戎。驅之耳。儲同人曰。驅之耳三字。正見山戎甚微。不宜操之蹙也。

首段提挈。過惡伏君臣之義。緣心伏親親之道。

中段叙事。對莊公語名義森嚴。處叔牙事情法曲盡正。所謂君臣之義親親之道也。

公子牙卒 莊公三十三年

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不言刺。君殺其大夫為刺。為季子諱殺也。曷

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也。止惡也。不以為國獄。不以其獄歸之國。故言卒。緣季

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召

於陳。欲托孤。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

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莊公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語若

外牙叔牙公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父死子繼曰及。如魯

也。傳之慶父則又及也。莊公生慶父。叔牙同也存。莊公為牙季子曰夫

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但君兵械已成。季子和

公羊傳抄 卷一 公子牙卒一

木段論斷。討賊昭君臣之義。隱惡全親親之道。叔應起段章法嚴密。

公羊傳

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數句中君臣之義。親親之道。俱有四必字。語決而痛。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

於是從其言飲之。飲之無僇。左氏作氏。至乎王堤而死。立其後。

公子牙令將爾。令將欲殺也。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

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天王殺其弟。

年夫甚之也。季子殺母兄。杜預注。左傳謂叔牙薦慶父。欲進其同母兄。季子為莊公母弟。故欲以死奉嚴。

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

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俞桐川曰。明立嗣之經。申討賊之義。全隱惡之情。父子君臣兄

弟之道備矣。公羊此等文。最是理勝者。

眉詮曰。過惡緣心。兩緒相引。寫季友仁至義盡。季之後。尤盛於

魯宜哉。

公羊傳

公羊傳 卷二

齊仲孫來

問公元年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閔公受賤為親者

諱以季子親親而受之為賢者諱以季子過牙不殺慶父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史

記氏族為春秋言古為史記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齊無仲孫氏此雖諱而已著其實也

儲同人曰以齊仲孫為慶父與左氏大謬不如左之可信也然

思曲而筆爽吾畧其說吾取其文

以齊仲孫為慶父支離不經為尊者諱三語發出春秋忠厚之旨故自不磨

前解經

中叙事

後贊嘆

齊高子來盟

閔公二年

尊桓公

○土○句○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俞桐川曰不書城以諱魯不書使以尊桓美高子而二意見矣全從後人追美處摹寫淡而益雋

語語頌齊心心幸魯皆喜字之神所感在彼而所幸在此也雋

味咀之愈出

上殺疏次字譏之以抑之也

下殺疏救字美之以揚之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僖公元年

救邢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

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

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

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

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胡康侯曰三國稱師見兵大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

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涇，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俞桐川曰：實與以錄功，文不與以明義，抑揚有法，此與城楚邱同義。彼發明不稱國之意，讀此可以悟彼矣。次者緩不及事之謂，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故譏之，然究有全邢之功，故書救以不沒其實也。一奪一予，大義分明。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先從書法斷定罪案

後敘事荀息之謀宮之奇之諫兩兩針對未拖後事以終前案叙出虞公抱寶牽馬貪寶者至此絕倒真所謂原璧奉趙契晉獻公作戲語亦絕妙千古較穀梁結處史高一籌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即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公四年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

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

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楚無王者則先

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數侵滅南夷與北狄交南夷謂楚滅鄧穀

夷狄攘却也北伐卒帖荆卒盡也帖服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

來何與桓為主也與桓公為前此者有事矣謂城邢後此者有事

矣謂城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結明

矣謂城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

俞桐川曰。齊桓攘夷之功。盛于名陵。故曰序績。作內政。寄軍令。一生精神。全為此着。尊周伐楚。申大義于天下。晉文繼之。遂主夏盟。以安中國。垂二百年。桓為之倡也。其功固不可泯矣。此公羊之論。宜與左氏並存也。

此書霸功。嘉之也。一匡九合。聖人稱之。穀梁以得志為僅。雖亦實錄。終非經旨。結處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玉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與左傳君其問諸水濱。句換一我字。情味又別。可以悟文心。文章之變矣。

諸侯盟于葵丘 僖公九年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即貫之盟。在僖二年。桓公
○盛○時○視○有憂中國之心。不名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光○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震○矜○二○字○詮○解○得○妙○摹○寫○得○妙○

俞桐川曰。器小則盈。保終不易。可以觀矣。

此桓公極盛之時。即桓公將衰之兆也。自是城祀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于救許。伐黃不恤。謀鄆無成。而伯業衰矣。蓋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故其功有盛衰之漸也。

盛衰相形抑揚有致

疏實石。實最
疾有聲而後知
想出聞字搜義

疏是月。晦字
從明字想出
六鷁退飛。
飛在上視高者
其後想出見字
殺義

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僖公十六年

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填音田響聲然視之則石察之

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將盡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

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重始而終自正也曷

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

察之則退飛鷁小而飛高故也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

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俞桐川曰將經文逐字挨實乃知聖人紀異極詳極核不以搜
神洞冥好談奇怪也

儲同人曰以聞見二字作骨搜出爾許妙義來。眉詮曰梳櫛小題之法莫精於此有正筆有兼筆聞見搜義正筆也月宋兩疏兼筆也以傳之哲發經之渾其妙互彰。晦日不書公羊臆說。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僖公三十一年。

曷為或言三卜。從乃免牲是也。或言四卜。三月每旬一卜，四月

四卜禮也。魯之禮，若天子郊則不卜，蓋以魯

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卜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禘

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禮天子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

也。魯郊非禮，故卜之。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祭天所以諸侯祭土，土謂社

祭五祀，士祭其先祖，不可越也。天子有方望之事。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

及餘山川，凡無所不通。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諸侯山川有

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

疏卜郊。

疏免牲。

疏三望。

牲禮也。卜郊不吉，則為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放之于南郊，明本為天，不敢留天牲。免牛非禮也。免牛

何以非禮傷者曰牛。如成公七年，臯魚食郊牛角，乃免牛，是養牲。不敬謹致傷，天不用饗，不得復為天牲，故以。

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天牲不當復見免。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

望。曷為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

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剛手為膚，按指為寸，言其觸石

理而出，無有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猶者，可已而。不己之辭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譏尊

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夫禮也。俞桐川曰：郊本不卜，魯郊非禮，故卜吉乃行之。三卜不從而至。

四五是必欲郊也。乃者不得已之詞。有郊乃有望。不郊而猶望

者，郊卜而望不卜，猶三望。猶存郊之意也。總是魯君僭中之僭。

魯郊非禮，譏不郊而望，語不必多意已躍然。此是書郊之始。

故舉義最大，辨禮最詳。

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諸侯而祀天，僭逆已甚。是成

王過賜周公伯禽受之，皆非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聖人于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將悉書之，則歲

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

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其事，以其不

勝譏譏其甚者爾朱子曰如四卜五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
又失禮也又曰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猶繹是不必繹而
猶繹也

前半從書毛伯
上發議不稱使
一句是主腦

毛伯來求金 文公九年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喪王崩頃王
立新有三年

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

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俱繼體其
禮不得異以

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

矣則曷為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

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踰年稱公者民稱其上之辭
三年稱子者君之自稱也稱

子以明繼體所以繫民臣之心一年之內民亦不稱公者以緣孝

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
父位故于封內三年稱子 毛伯來求

後半從來求金
上發議王者無
求一為是主腦

先疏世室二字
世世不毀已暗
舍周公

次重祭周公魯
公是題西周公
原祖脉也

後就祀典推說
亦尊祖以尊題
之法

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

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

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俞桐川曰全從不稱使上發議上半段言不居其名下半段言

不失其實大局與穀梁武氏子求賻相近此更深厚濶大

儲同人曰繼文王之體數語可明春王工字之義

何以不稱使三年然後稱王其義未確陸氏淳云按前後例踰

世室屋壞文公十三年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

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

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受命于文

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

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居周以一心魯祭周公以為牲周公用白牡一作牲用魯公用

騂犗亦羣公不毛不純色魯祭周公以為盛周公盛全用新穀魯公燾

上陳羣公廩全用陳穀少加以新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俞桐川曰。就世室叙出魯公受封之初。繼乎周公。別乎羣公。十分慎重。則久不修者。其罪可知。此亦文之爭上流法也。眉詮曰。為魯公廟重矣。魯公為周公主。重更何如。可待其壞而後修耶。題尊而以尤尊者。冒之其尊愈無以尚。所警非細。豈惟以典制沾被為功。

周公封于魯。伯禽就封。周公仍留相王朝。以繫天下之望。公羊所謂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周公為魯之始祖。稱大廟。百世不毀。而伯禽實始封之。君魯人。權宜變禮。亦不祧魯公之主。以為世室。猶周后稷居大廟。而周之王業自文武始。以文武為

之世室也。趙企明曰。諸侯不毀之廟一。而魯不毀之廟二。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昭穆迭毀。而太祖之廟不毀。成王封伯禽。以為周公主。則伯禽魯始封之祖也。然伯禽之封。實本於周公。故魯不得不祀周公。詩曰。周公皇祖。則魯蓋祖周公矣。祖廟不毀。而始封之廟亦安可毀哉。魯祖周公。而宗伯禽。故不毀之廟有二。此其制不與諸侯同。其稱謂亦異。曰廟曰室。曰宮。以別之。周公曰太廟。禘于太廟。是也。伯禽曰世室。世室屋壞。是也。諸公曰宮。桓宮僖宮。災是也。禮曰。祀周公于太廟。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此說與春秋同。則知魯宗廟之制。異於諸

侯也。文公不告月，不視朔，何有宗廟？故世室之祀，有所不知焉。聖人書之，所以責文公者重矣。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文公十四年。按左作捷邾婁左作邾。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克勝也。鄭伯克段以勝為惡，此納接

菑弗勝為大。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

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

出外孫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喻皆庶子，貴則皆貴。子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菑猶入之四指，獲且猶人之六指，皆異于人，均非正也。子以大國壓之。壓，服也。服

命，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其外孫有邾婁者，

貴則皆貴矣。時邾婁再娶，二子均尊同體敵，蓋皆是右。雖然，獲且

也長。唯當以年長，故立之。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

也長。既兩不得正，又皆貴。唯當以年長，故立之。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

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出妙甚。應。非奪人之是。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俞桐川曰全在力沛若有餘句說得晉師之強如以石破卵再叙到義不爾克二句乃見卻缺以理自勝不關力屈大其弗克納五字方發得透。

記事三傳互異然事以左氏為據公穀二傳亦各有發明自不可廢。實與文不與公羊多有是說前人非之。聖人筆削善教將使人習其文以考其實豈有實與文相悖者乎。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文公十六年

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俞桐川曰欲記無疾不視朔反記有疾不視朔有疾不書有疾則無疾在其中不刺而刺諱而不諱書法深微發明簡透。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宣公三年

其言之何据食角不言之成七年麇鼠食郊牛角緩也辭問容之故為緩不

若食角急也言牛自傷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之曷

為不復卜据定十五年養牲養二卜帝卜不吉不吉者則扳稷牲

而卜之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帝牲在于滌三

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於稷者唯

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

其祖配后稷周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合

也無所與會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

俞桐川曰。曷為不復卜者。問牛死尚可復卜。何以不郊。蓋改卜牛以稷牲。代帝牲。稷牲可以猝辦。稷牲又死。則帝牲不可猝辦。故不郊也。天祖又分差等。義理最精。此則專發祀稷配天之義。無匹不行言。祖得天而靈爽。始升無主不止言。天得祖而神明。始降。可謂善言鬼神情狀矣。

趙盾在二年傳

附于此

先立斷。不討賊書賊先為揭。醒非弒君而何。再為坐實。

次叙案。題是趙盾弒靈公却從靈公欲殺趙盾叙入此段先追其緣因。譬主已定可見勢不

晉趙盾衛孫冕侵陳 宣公六年

從弒君不復見發出義例。

趙盾弒君

年在二

此其復見何

復見

○弒君無復見之例亦公羊曲

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

說

○從史書○例○入○本傳奇

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隤。趙盾曰

○假

○半認半賴口角宛然

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

○假

○○○○○○○○○○

○○○○○○○○○○

○○○○○○○○○○

○○○○○○○○○○

○○○○○○○○○○

○○○○○○○○○○

○○○○○○○○○○

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

○假

○○○○○○○○○○

○○○○○○○○○○

○○○○○○○○○○

○○○○○○○○○○

○○○○○○○○○○

○○○○○○○○○○

○○○○○○○○○○

○○○○○○○○○○

○○○○○○○○○○

○○○○○○○○○○

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

○假

○○○○○○○○○○

○○○○○○○○○○

○○○○○○○○○○

○○○○○○○○○○

○○○○○○○○○○

○○○○○○○○○○

○○○○○○○○○○

○○○○○○○○○○

○○○○○○○○○○

○○○○○○○○○○

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

○假

○○○○○○○○○○

○○○○○○○○○○

○○○○○○○○○○

○○○○○○○○○○

○○○○○○○○○○

○○○○○○○○○○

○○○○○○○○○○

○○○○○○○○○○

○○○○○○○○○○

○○○○○○○○○○

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自閨而出者。

○假

○○○○○○○○○○

○○○○○○○○○○

○○○○○○○○○○

○○○○○○○○○○

○○○○○○○○○○

○○○○○○○○○○

○○○○○○○○○○

○○○○○○○○○○

○○○○○○○○○○

○○○○○○○○○○

公羊傳

趙盾弒君

而立。嘻而入。匿口而出。情類快。快趙者。弒機早。萌於此。

此段遣殺勇士。不忍殺趙盾。反以自殺。說到莫可使往者。早以

靈之寡與。形出盾之多助矣。

此段誘殺車右。之力士。呼于前。宮中之甲士。乘于後。靈力孤。而盾黨盛。共中問。英叙一。葵靈公。不能用人。而用狗。寫來可憐。說到無留之者。舉朝皆盾黨也。

趙盾曰彼何也。夫奮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怪而呼。欲問之。不肯至。曰子

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欲以見。就為解也。趙盾就而視之。則

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蹯掌蹯公怒。以斗擊

而殺之。擊頭項。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

盾。愬而再拜。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奮趙盾

後。巡北面。再拜稽首。頭至地。曰稽首。趨而出。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已意。與當覺悟。故

靈公心忤焉。已之過。起下。法。士。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左作往殺之。勇

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

人。馬俯而窺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

門。則無人。馬入子之閨。則無人。馬上子之堂。則無人。馬是子之易

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

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

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名趙盾而食之。趙

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伉然壯勇從乎趙盾而入。放乎

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

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授君劍。當拔而進其首。趙盾起。將

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

之。蹶階而走。蹶。猶起處。靈公有周狗。周狗所謂之葵。犬四尺呼葵

宜趙穿之乘其後而起與

未結案。入而與。不討也。與。弒也。罪狀昭然。

而屬之。葵亦踏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殺之。絕其領。口

趙盾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道伏甲約

得此于子。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

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介。甲也。猶曰。我晉君為

子。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子已上車。

出眾無留之者。明盾賢人。不恐殺也。且靈公。趙穿緣民衆不說起

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

而立成公黑臀。不書者。明以惡夷。

俞桐川曰。左氏以精巧勝公羊。以跳脫勝。極寫靈公之兒戲。

極寫趙盾之老奸極。寫靈公之孤立極。寫趙盾之多助弒君二

字不鞫而自讞矣。

儲同人曰。叙事手筆。繼左氏而開龍門。不必言矣。尤愛其每下

一二虛字。而神情如生。此為獨絕。

公羊傳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宣公十二年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言晉無君臣之禮是綱

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鄭郭放乎

路衢郭內四達之道謂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茅旌祀宗廟所用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

所以通精誠副至意右執鸞刀鸞刀宗廟割切之刀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以逆莊王曰

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沛焉者怒有餘之貌辱到

敝邑君如矜此喪人喪亡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

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猶往來也為言言君之不

惡言來為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自

前平楚與鄭平
莫補缺

後半楚敗晉師
是正欵

手持也。左右為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

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養，馬者

曰扈，炊烹者曰養。古曰雅、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杆

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杆，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杆穿皮，蠹乃出四方。古者出四方朝聘征伐，皆有所喪費，然後乃行。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惜

者厚于禮義，薄于財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要其人，服罪過，不

朝聘，欲厚禮義，不顧杆皮。接○入○此○句○陡○告從不赦，不詳。宜作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

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荀林父莊王許諾，將軍子

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淹，久也。諸大夫廝役死者是。君請勿許也。莊王

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

師而逆晉寇。時莊王勝鄭去矣。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

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

而佚晉寇。句○妙○不○變

俞桐川曰：親自手旌二句，與左執茅旌二句對，還師而逆與還

師而佚對，鄭辭謙婉，王亦謙婉，晉辭剛勁，王亦剛勁，篤禮薄利

弱威彊辟，數語極正大。段段寫出莊王有禮來，而晉之無禮見

矣。故曰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一

句上下轉關，分出兩樣境界。

林父此行本為救鄭楚既退師而與之平可以已矣又與之戰則非救患之師也故不書救鄭而稱敗績所以罪林父非予楚也先書林父內晉而外楚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言林父志乎為此戰也篇首不敵君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皆非經旨而叙事處却奕奕有神儲同人曰渾厚高雅似左氏

宋人及楚人平宣公十五年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已二大何大乎其平乎已莊

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

反名側乘堙土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

之國何如華元曰德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之司馬子

反曰嘻甚矣德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以木街馬口使不得食示有蓄積

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以真情相告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

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

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

華元以情告子
反以情動而仍
以情告華元賢
子反也

子反不欺華元
並不欺莊王而
莊王因以成其
不欺並賢莊王
也

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

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

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

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

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之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

止舍而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

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

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於已也其稱大其有仁恩也此皆大夫也

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俞桐川曰憊矣以情動人甚矣憊為情所動七日之糧去而歸
提明在前告華元時一字不易只是不欺後以告王明其不欺
也臣請歸耳吾亦從子而歸耳欲成其不欺也反反覆覆只寫
得情字不欺字讀者謂公羊之文愈復愈妙不知公羊非是好
複有當複者不複不醒豈謂一味油纏便稱古文妙境也
謝立夫曰華元亦是極策左氏云登子反之牀又云子反懼所
以不得不輸情也以不欺人塞莊公之問而請歸猶有伯臣假
仁仗義之意與齊桓不背柯之盟畧同
前後兩大段文法相準而立其筆致跌宕猶夷純是一片逸氣

盪漾也。

初稅畝宣公十五年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

時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履踐按行擇

其善畝，穀最初稅畝何以書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

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古者曷為什

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奢泰多取于民，比于桀也。

寡乎什一，大貉小貉。變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儲同人曰：不磨之論。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鱄

邾婁人會吳于鍾離成公十五年

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與親親仁民愛物同意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

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難也辨得精

俞桐川曰嚴內外之防非二視也端本肇末理一分殊此義小

儒見不到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

小邾婁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襄公十六年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

盡得大夫

弛之甚

方

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旒旒贅繫屬之辭

俞桐川曰是盟也晉平失政而大夫專是霸業之衰分篡之兆

也文有關係

溴梁之盟諸侯在會而大夫自盟諸侯失政矣三桓專魯六卿

分晉由來者漸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穀梁曰諸侯會而曰大夫

盟政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陳君

舉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霸主在而但曰諸侯者無霸也此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自文以下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以下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張元德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列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吳子使札來聘襄公二十九年

提明讓國二字
冒起通篇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提清謁也即諸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皆壽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近而與季子國也遜同作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知將歸國於僚者夷昧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諸焚子先

此叙初讓國事
謁也死六句
一氣趕下追到
宜之季子却一
筆宕開絕世筆
力

此叙後讓國事
對闔廬語極
難處中有兩全
之道急接斷語
如山不移

此就書法賢之
稱吳子稱札字
臣皆有義理

君謂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
○兩字且○字○無○數○計○較○
與則國宜之季子者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
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
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弑吾兄○殺姓即是吾又弑爾是
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
○斷○語○此○然○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
○善○則○歸○君○是○一○意○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
○君○父○前○名○其○臣○子○又○一○意○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
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俞桐川曰欲叙季子之賢却不在季子身上寫極寫諸君之至
情則季子高一分極寫闔廬之戾氣則季子又高一分使而亡
馬至而君之寫得淡淡漠漠身分愈高
儲同人曰三傳皆賢季子胡氏獨貶謂其以讓致亂也然亦未
免過刻矣

冬葬許悼公 昭公十九年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也將而止進藥而事、明、

藥殺也時悼公病止進藥而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殺焉爾譏子明、

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會子弟子之視以孝名聞

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總此。溫。清。之。節。板。板。四。句。模。而。有。致。

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執。法。

加弒焉爾失其消息。多少之宜。原。情。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治

罪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意故赦之赦止者免

止之罪辭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后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舉古之盡子道者以權之衣食加損即視無形聽無聲之義也。得此形容止之事可罪處見可省處亦見。

俞桐川曰以律附例。讞駁平恕。而筆法跳脫。不入法家。悼公書弒。被世子止。以弒君之名。乃執法也。是謹嚴。春秋悼公書葬。明世子止。無弒君之心。乃原情也。是忠恕。春秋一入一出。無縱無枉。故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昭公二十年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

時之後諱也。左傳作欣時。即子臧也。會。子臧之子。鄭子臧之邑。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

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子

喜時從與。喜時。曹宣公廬弟。左傳作宣公庶子。公子負芻從與。負芻。喜時庶兄。或為主於國

或為主於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

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

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俞桐川曰。于國于師二語。托得讓國身分起。發明春秋忠厚之

意名理當傳

為賢者諱。此春秋忠厚之旨。至叛君專地惡之大者。為公子喜時之後諱。恐不可從。春秋之義。善惡各以其事進退之。何有賢其祖父而遂諱子孫之惡乎。前人論之甚明。至善善長惡惡短。四語藹然忠厚之意。足以不朽。

齊侯唁公于野井 昭公二十五年

言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傳言弒者從昭公之辭。君討臣下。應言殺。今云弒。言從昭公之辭者。即下文

之是也。云吾欲弒之。是也。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

如。昭公素畏季氏。意者此論上。行。下。效。之。理。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

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

闕。一乘大路。禮。天子大路。諸侯路。大夫大車。士飾車。朱干玉戚。干。楯也。以朱飾楯。玉。戚。斧也。以玉飾斧。

以舞大夏。大夏。夏樂也。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

妻繫馬曰維。委已者也。委。食已者。而柔馬。順。季氏得民衆久矣。季氏專賞罰。得

民衆之心。民順從之。猶牛馬之於委食已者。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

上文書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此先叙明所以出魯之齊。緣故已伏。不知禮在內。

此叙唁唁其君
並唁其臣唁辭
謝辭俱寫得婉
至

此叙致食一致
一受俱寫得恭
謹

此叙致服三請
三辭終以過禮
相見作狀寫得
委曲周折。此
合上兩段只描
出其辭足觀四
字其不知禮之
意已在言外隱
濯見之

果反為季
氏所逐
先唁
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
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統

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亡人
自謂不佞失守魯國之社

稷執事以羞再拜顙
顙者猶今叩頭謝見唁也慶子家駒賀曰慶子免君於大

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

死再拜顙
謝為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
簞葦器也圓曰簞方曰筥食即下所致糗也與四臠脯

屈曰臠國子執壺漿
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日方壺有爵飾曰吾寡君聞君在外

餽饗未就
餽熟食饗熟肉未就未成也辭所以致糗意敢致糗于從者
糗糗也謙不敢

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社

受
社衣下裳當前者高子曰有夫不祥
猶曰人皆君無所辱大禮

昭公蓋祭而不嘗
受、食、作、兩、層、寫。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待禮讓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

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
器謂上所執未之敢用敢以請

禮請行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

辭
不敢當大禮不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

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

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
已有時未能

無有義不可
以受人之禮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

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
欲令受之故昭公曰喪人其何

稱
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
言誰為君者而無所

結二句語帶抑揚收束全篇

乎昭公於是噉然而哭噉然哭聲貌感諸大夫皆哭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為菑菑周垣也以辟為席辟車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俞桐川曰一篇結穴在末二句起處一弑字一僭字已為昭公不知禮伏案以後叙唁公事問者問答者答請者請辭者辭一而再再而三拜而起起而謝委曲周折總是其辭足觀然昭公既失事權亂名分以亡其位而景公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以納魯君其于禮安在矣文有重複有變換其重複變換處正以寫其辭有餘而禮不足處莫作機調文字讀過

元年春王定公元年

定何以無正月據莊公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本有有正月者

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

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上年十二月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公言主人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

俞桐川曰危言孫言兩得聖人之旨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定公四年。伯莒左。作伯舉郢左。作楚。

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

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賢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

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語亦。

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

楚有美裘焉囊瓦楚令尹。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

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

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

晉段停頓

中段正叙

子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
 則若時時若是也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此指楚王猶事父也。此其
 為可以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當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當誅子。」
 復讐推刃之道也。讐之子必將相殺無已，一往一來曰推刃。復讐不除害，取讐身而已，不慮其子之
為害而兼除之。朋友相衛，讐所勝而不相迫。迫音巡，猶先也，不當先擊刺，所以伸孝子之心。古之道也。

俞桐川曰：不為匹夫與師憂中國，則可。二意善處吳子事君，猶事父。子胥以自處也。即借此語以駁子胥發出復讐大義險甚精其

師能左右之曰以栢舉之戰。蔡用吳師也。聖人嘉之，故書蔡侯以吳子。傳以稱子為進吳。非也。至闔廬子胥久懷謀楚之心，今蔡人來請適逢其會，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之寔也。謂其有憂中國之心，恐未必然。然於經旨亦無大謬也。其篇法前伏後應極細極嚴，末段論復讐亦卓然可傳。

盜竊寶玉大弓

定公八年

盜者孰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

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

孫季孫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季孫氏奪其寶玉，季孫取玉不書者，舉逐君為重。孟氏與叔孫氏

迭而食之。賊孟孫而毀其板以瓜刻其饋器板。曰某月某日將

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時。至于日若時而出臨南左作林楚

者，陽虎之出姊妹也。御之為季於其乘馬。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

之世世有子言我季氏累世，子可以不免我死乎以義。臨南曰：有

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為季孫車右實衛之。諸陽

提兩專字誨盜
有由揭過盜竊

叙季孫未刳前
事求救祈免情
態可憐

叙正劫季孫事
陽越諸陽臨南
陽虎孟叔五百
久衆色色活

叙既劫後事遇
追奈走慚憤急
遲却地

寶字筆法

公羊傳

叙出強橫

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孟氏衢四達臨南投策而墜之策馬

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音速

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外門言幾

然而甲起於琴如孟氏之甲公欲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

我則於弒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說解舍然猶如或曰弒千乘之主

時季氏邑而不克舍此可乎嫌其近而無所依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

得免專國如丈夫何如猶奈也大夫大人稱而曰彼哉彼

哉望見公欲處父帥而曰彼趣駕使疾既駕公欲處父帥師而至

公欲處父帥師而至公欲處父帥師而惘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判半

注曰璋經不言璋言玉者璋璧琮璜璋以玉為總名也弓繡質質附也言大龜青純純緣也

順也千歲之龜青鬚明於吉凶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

俞桐川曰救我於是約之伏甲也甲起應此彼哉彼哉忽然想

到處父在也帥師而至應此在前妙不說破以後忽然接出使

人驚眩斷制謹嚴結穴奇峭及叙次靈活俱入神品

眉詮曰盜魯盜也而篇內所叙皆陽虎劫季孫事妙於微冷處

急驟處一一神動

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此歷世守而傳之以

公羊傳

盜竊寶玉大弓二

為國寶。或曰：玉則夏后氏之璜，弓即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公羊曰：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殊為曲，繆且所盜無龜也。說本孔氏穎達。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定公十年

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言信服聖人之至。曰

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郈，叔孫氏食邑，費，季氏食邑。

邑，二大夫宰，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

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雉者何？五板而堵，八尺曰板，堵

五堵而雉，二百百雉而城。二萬尺，凡月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

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蓋諸侯軒縣，闕南方，則知軒城亦宜然。按舊古城無如此者，或者但不設射垣以備守，故曰缺其南面以受過，不妨仍有城。

俞桐川曰：極寫季孫神交意洽，聖人雷厲風行簡而有勢。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舍哀公六年

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義例嚴核 二字主眼 當國如云執政謂陳乞凡書弒必書其行弒之人不歸罪當國者

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諉也點明也諉詐此其為諉奈何景公謂陳

乞曰吾欲立舍何如舍即陳乞名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順君之欲

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為陳乞曰吾聞子

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

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而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下走字音

與之玉節以為後驗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于諸置也其家除景

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常陳乞子難言其妻故云爾有魚菽之

字法

祭其薄言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我化我教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

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

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雷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聞之則

闖然色然驚駭貌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

皆逡巡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俞桐川曰着眼在當國二字惟當國故兩公子之死生諸大夫之存亡皆在陳乞之手又以機變行之死先君而擅齊國筆下寫得有神

按左氏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為首惡者緣陽生之

入陳乞入之陽生之立陳乞立之春秋書弒君之罪雖其人不
必自為皆以禍所從發為主所以誅其意也且大臣當廢立之
際當據經守正愷切力爭然後可陳乞於景公欲立舍時曰君
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逢君心以啟亂罪已當誅矣故里克中
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
義陷于大惡而不知者也○陽生不正而繫之齊見景公廢長
立愛以啟篡弒之禍也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對之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矣父不父則子不子矣

西狩獲麟 哀公十四年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

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天子諸侯乃言狩，如狩于河陽，狩於即是也。大之也。曷

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

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

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

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

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此言春秋始末緣由。所見異辭所聞

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此言春秋始末緣由。所見異辭所聞

則半叙獲麟是
題而以王者吾
道為眼目

後半叙作春秋
是題意以樂道
後聖為眼目

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獲麟曰備矣人道決君子

謂孔此言春秋事功心願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也猶切諸春秋則未知其為

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公羊謙言未知春秋果為撥亂

後世與考諸三王而不謬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孔子道合堯舜故得與

舜逆知後世必有知已如孔子者堯舜相對為首末言堯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

之為亦有樂乎此也上三君子指孔子言韓慕廬曰春秋絕筆於獲麟惟公羊能見其大說出夫子上接

堯舜下俟後聖之旨是先儒絕識

俞桐川曰叙獲麟事亦正大亦悲涼末段總結春秋文筆天矯

不可捉摸其諸二字貫下四句公羊不敢自命知聖故作疑

詞末不亦樂句言雖生堯舜之末樂堯舜之知已以君子之為

句言君子又樂後聖之知已總是知我罪我之意

眉詮曰人人知獲麟作春秋是一套事文偏不向此黏連但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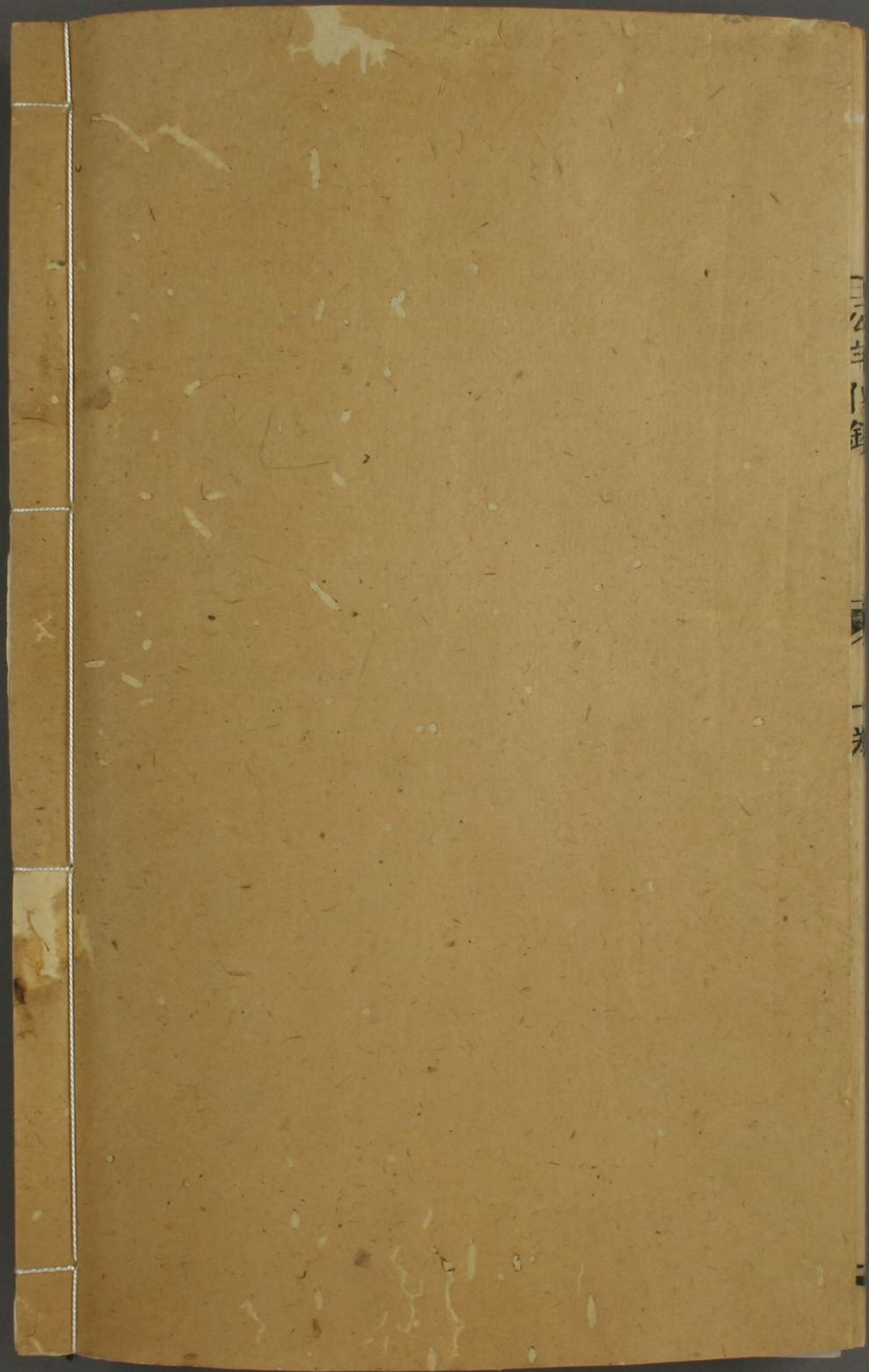
落點出吾道樂道王者後聖等字自覺聖情深遠且暮遇之此

種文境斷非周秦以下所可規撫

文情一重一掩章法若斷若續聖情深遠當於筆墨外求之

竹
三
竹
鈔

一
六



三
公
子
仁
錄

一
卷